

不正常的女人^①

(两幕讽刺悲喜剧)

[俄] 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 著
王丽丹* 译

剧中人：

她——疲惫、普通的四十岁知识女性

他——年轻、漂亮的三十岁优雅男士

111

第一幕

[穿堂院,或更准确些说,小广场。右边是厢房的后面。上面挂着广告牌:“只在‘摩羯座’!最优质的咖啡!最低的价格!只在‘摩羯座’!”左边是用铁杆护栏围起来的草坪。草坪上是相同内容的广告牌。厢房的后面和草坪之间是一条柏油路。柏油路的尽头,在转弯处是一个商亭。远处闪耀着“M”——地铁站。

[她站在草坪上,也许是藏身于广告牌后,也许是避免被众人关注。

[他从楼里出来,朝商亭走去。

[她紧张地注视着他,极度不安。

他:(冲着窗口)万宝路!特醇!(把一盒烟塞进口袋,往回走)

* 王丽丹,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。

① 剧本中文版经作者授权,由本刊发表,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翻印、出版或演出,违者必究。

[她下定决心,出乎意料又有些绝望地跑过来,拦住他的去路。]

她:对不起!可以耽误您一下吗?

他:(由于突如其来的意外,猛然向她转过身来,含有敌意地)怎么回事?

她:(气喘吁吁)我只是想问一下。

他:(已经不带敌意,精力充沛地,以一个忙人的语调说)请讲!

她:(首先闪现于脑海的是)我想去青年时尚之家,怎么走?

他:(现在已经无所谓,客气地)这样啊……青年时尚之家?就是说……这是在一座独栋的楼里吧?黄色的那种,带有各种小装饰?

她:是的,好像是……

他:青年时尚之家……走到第三个信号灯,然后左转;然后到第二个信号灯,再右转;走到那条街的尽头;在十字路口处,再往左转,第二栋或第三栋楼,好像在右边,稍微往里面一点儿……明白了吧?

她:谢谢。

他:就是说,第三个信号灯左转,第二个信号灯右转,走到头,左转,在右边。好像第三栋……或者第四栋楼……到了地方您再确定吧。记住了?

她:谢谢。

他:(非常友好地)OK!

她:如果乘坐城市公交的话,怎么坐?

他:(两手一摊)不知道。(抱有极大好感地微笑着)对不起,不知道。从不坐公交。

她:步行呢?

他:步行——我认为,就是这样的,沿着人行道走。OK?(想离开)

她:(坚决地)对不起!

他:(冷淡地)还有事儿?

她:我现在不去那里,既不乘车,也不步行。下一次去!

他:(边走边摊开双手)您的问题!对不起!

她:(急忙地)等一下!等一下!我想跟您说一件事,确切些说——一个建议……不,准确些说——一个请求……不过,可能——我们会谈妥的……意思是——我们能成功地……您突然会感兴趣……

他:(冷漠地,表现出很忙的样子)请简短一些!具体一些!

她:我们可不可以到旁边谈?这里人来人往……

他:(没动地方)我没什么秘密可隐瞒同胞们的。

她:知道吗,我有秘密。

他:这都是您的问题!而我,对不起,我急着有事。我跑出来买烟。有人等我。

她:请等一下!您是不知道,我指的什么……却已经抱有偏见了!或许,您会

对我想的……感兴趣……

他：（打断她）不，我对您想的不感兴趣！（离开）

她：（抓住他的衣袖，绝望地）不过，我想给您提供一个挣钱的机会！

他：我不接收个人的商品！（抽出衣袖）对不起！

她：您没明白我的意思！我指的是帮我一件事，您自己还可以挣钱。

他：多少钱？

她：一百美金。

他：（屈辱地）明白了。

[她抓住他的衣袖。

他：请放开我的衣袖！

她：对不起，我——无意识地！

他：再见！

她：不！（重新抓住他的袖子）

他：（生气地）您怎么——不正常啊？！

她：您甚至还不知道——我建议您怎么挣钱！这对您来说就是小事！五分钟完全不费事的熟悉工作！

他：五分钟？一百美金？熟悉的工作？说吧！不过要简短些！不要再抓我的衣袖了！

她：对不起！

他：您说吧！您需要什么样的服务？

她：这得在我家里……从这里步行五分钟……那里也只需要五分钟……（停顿）嗯，或许……七分钟……不多于十分钟……是的！您十分钟就能完事……然后五分钟走回来……

他：总共——二十分钟。究竟是什么服务呢？

她：小事！是这样的……水龙头……到地方我再解释！别耽误时间！

他：水龙头？您为什么就认定这是我熟悉的呢？我怎么，像钳工吗？

她：不是，不像！

他：那您就找钳工帮忙吧！顺便说一句，会便宜一些。我不久前叫过。十美金！

她：不，不！钳工——是不可能的！他们都太老或者都是酒鬼……我求您了！

他：好！这就是我公司。您站在这里等一下！我派我的钳工来！

她：我想让您亲自来做这件事！

他：知道吗——您很让我为难！还从来没人当街抓住我的衣袖，求我立刻给他修理水龙头。我向您保证，这一定是发生误会了。

她：您博得了我的信任。

他：多谢！这种事我早就不会了。我自己还得为此付费。我没时间做这个。而且也没感觉到有做这一切的渴望。

她：我向您保证——所有正常的男人都会这个！

他：以前会。现在不会了。看得出，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。OK？那您要等一下？给您派钳工？

她：不，我不会这样做的。我不能相信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

他：有什么不能信任的？水龙头？！那我什么也帮不了您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有场谈判呢。您耽误了我，自己又白白浪费了时间。

她：您看，那里也不是简单的水龙头……需要的不是钳工……您总是回避！听我把话说完难道很难吗？我很紧张！其实，如果直说，这里和水龙头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，也不需要钳工。问题是另一个。只需要您！别人根本不需要！我知道我在说什么！

他：不过我不知道啊。什么问题？

她：您看，在丰富的俄语中却没有合适的词……您会讲英语吗？

他：我？讲英语？您怎么，真的不正常？

她：不是。甚至相反。我是医生。

他：那您为什么不能和我说俄语呢？您想让我干什么？

114

[停顿。]

他：怎么？

她：说实话……我想……让您和我……上床……

他：就这个？

她：是。一次。

他：一百美金？

她：是。

他：一次？

她：是。我觉得，不需要第二次。

他：突然需要了呢？

她：啊，如果突然需要……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……我会第二次找您！

他：那么就又一个一百美金？

她：当然！我明白，这个提议对您来说非同一般……

他：非同一般？对我来说？您在侮辱我！五分钟一百美金！诱人极了！或许，辞职专做这个？！一百美金！

她：为什么您该免费做这个呢？您完全不了解我……您何必要免费做这个呢？这是我需要的，而不是您。而且我有健康证明。

他：而我何必为一百美金做这个呢？我怎么，瞬间就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？

她：绝对没有！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彬彬有礼的男士！

他：正是因此，您才选择了我？

她：只不过是，我真的很需要。

他：您去“宇宙”宾馆吧！

她：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怎么，给您留下这种印象吗？

[停顿。

[他吹着口哨，打量着她。

她：（突然跪在他面前）求您了，您怎么想我都行，只是要完成我的请求。

他：马上站起来！

[她站起身来。

他：完成您的请求？挺有意思的，您是怎么想的？好。我听说过。这种事常有。更年期，这个那个。您在这里等着！我建议我的同事们来做。别给他们多于五十美金！

她：您没明白我的意思！我只需要您！整个世上只要您！我付二百美元！

他：您讨价还价？我自己给您一百美金，只要您别再纠缠我了！您最好把钱付给一个好医生。您需要看医生！

她：喂，您为什么要侮辱我呢？您没理解我的意思！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！也很紧迫！而且我需要的正是您！那，我的这个建议有什么特别的吗？（含着泪）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天啊！

他：我不会遇到谁就和谁上床的！我已经结婚了！我有孩子。

她：我知道！我看见过她们！您有一个女儿。我很喜欢您的女儿，挺健康的孩子！完美的肤色，蓬松的头发，秀气的面孔。她长得完全像您！

他：谢谢。

她：却任性！不过，这是教育的结果。这与我无关。我准备正确地教育自己的孩子。如果这是遗传的话，也是遗传了您妻子的基因，而不是您的。您是一个稳重的人，特别稳重！而您的妻子则一副神经质的样子。是的，您女儿身上所有好的品质都源自您，所有的缺点都源自于您妻子。

他：谢谢，多谢。您还知道我什么？

她：只知道与我有关的。您身体很好，爱干净……不喝酒。您有运动员的体形。主要的是——很漂亮！不好的是，您吸烟，但要少吸！不过，您是真正的漂

亮！还迷人，而且您的年龄合适。

他：您知道吗，就您的情况来说，您的要求太过分了！

她：我别无他法。我认真地对待此事，并且做了充分的准备。

他：但却找错了人。我不猎奇。

她：撒谎！只在最近两周内您就有过五次奇遇！一个是外国女人，您和她说英语；三位很年轻的本国女同胞；第五位是我的同龄人！

他：和您交流很有意思！我认为，轮到我了！您是想敲诈吧？

她：我只是想和您睡觉！仅此而已！我给您两百美元！

他：和我的哈巴狗交配我收取二百美元！

她：不过，它可能是纯种狗！二百五十美元！多了我没有！

他：这种事不应该节省！这样——您还是收下我的一百美金，然后给别人三百五十美元。您的机会将更多一些！我不是专家，但我不知为什么却如此感觉。

她：谢谢！我收下！请吧！请拿来您的一百美元！

他：（给她一百美元）不用谢！

她：我给您三百五十美元！我也不懂价钱！

他：还保证做了充分的准备！

她：如果换了我，我会同意的。

他：而我会讨价还价的！我的时间，工作时间十五分钟，值一千美金！

她：我没有过那么多钱！

他：我不做让步！

她：但这太多了！

他：就是说，您还是知道——现如今这个费用是什么样的？

她：好！我让步。您胜了！我同意！我找到一千美元！下班时我去公司找您！等着吧！（想离开）

他：站住！（抓住她胳膊）您能不能理解简单的事情？您这个年龄该知道这个！您请求的事我做不了！

她：为什么？！

他：我不想要您！我不喜欢您这样的女人。您不吸引我。在性的方面我不喜欢您。所以，您的想法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。

她：我也不喜欢您啊！我也完全不想要您！总之我早就不想任何人！但没有您我却办不到！如果可以的话！如果您和我睡一下，您又会怎么样呢？反正您和谁都睡！您谁也不拒绝吧？我跟踪您一个月了！三周前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您和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开玩笑……一个扎着辫子的那么可爱的女孩儿……和她聊了五分钟左右……就在当天，她下班时来找您。就在这里等您。您出来，请她进了公司。花在交流、诱惑——所有加在一起的时间是

三十五分钟。您甚至没有提出送她！我听见——您站在自己的车子旁和她讨论，在您回家的路上，在哪里让她下车。第二天，她又在快下班的时间来了。带了一大束玫瑰。您亲切而热情地迎接了她。您的员工聪明而又敬业，他们很晚都没有散去，一直在玩朴烈费兰斯牌。而她一直在等。大家对她都很客气。所有的人同时离开公司……与您一起……而您甚至都没有提出送她。然后她一次又一次地来。她消瘦了。她真的很痛苦。我看见她很心痛，而您却开始恼火。最终，您不得不与她解释清楚。她再也没有来过！也就在一天之后，在这同一个地方，您开始追求一个外貌极其庸俗的女子！我都替您感到难为情。她在外面一直等到所有的人都离开。您让员工走得比以往早一些。您朝她吹了一声口哨！七分钟后，您和她神采飞扬地离开公司。你们分手时很亲切，不过她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而在外国女人身上却花了三个多小时！我认为，这是崇洋媚外！

他：您为什么要跟踪我？

她：您有个年轻漂亮的妻子！您却见到谁就和谁上床！免费！您为什么不能这样和我睡呢？！况且还有三百五十美元？！

他：我不收女人的钱！

她：为什么却勒索我呢？

他：我？勒索？！这是您纠缠我！

她：但是，那个棕红色头发的女人，前天，也纠缠您了！她简直就是直接扑向您！您甚至连窗户都没来得及关，也根本没有反抗！我看见了。

他：您是性狂热者！埋伏在广告牌这里，等候受害者，一俟出现，猛扑过去！

她：我需要研究您！

他：为什么？！

她：（疲惫地）我需要和您睡觉！

他：为什么？！我不是性巨人！我只是普通的伙伴。我可以被替代，甚至应该被替代！

她：只能是您！

他：为什么？您跟谁打赌了？

她：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

他：OK！我不敢说出来把您当成什么人了！您怎么——在性方面如此焦虑？那么我不适合您。我知道自己的能力。

她：您一直在侮辱我，而且说话庸俗不堪。为什么？

他：去你的吧！（快速离开）

她：（跟着走）您家的电话是——200-21-13！妻子叫列娜！我就给她打电话！我知道——她在家！她不上班！不能让我整整一个月的观察就这样白费了！

他：您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敲诈者！您让我恶心！

她：随您说什么！

他：您想要多少？

她：一次！顶多两次！但第二次只能在一个月以后！而且是不希望有的！

他：可以用钱吗？

她：不可以。

他：五百美金！含已经给的一百美金在内。

她：不行。

他：不算那一百美金！

她：不行。

他：五百五十！

她：不行。

他：七百！

她：不行。

他：一千美金！

她：不行。

他：您多大了？

她：四十——一……

他：收下钱吧！

她：不！

他：我不想和您！

她：一次！我就把您忘掉！

他：忘掉？我不能这样冒险！

她：但为什么？为什么您竟准备付一千美元，只为不和我上床？！为什么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这样可能会因您而彻底失去自信。

他：您怎么——来自月球？难道这事儿是这样做的吗？

她：我观察您整整一个月了，就是为了搞懂——这事应该怎么做！甚至排练过：“对不起，可以借个火吗？”

他：请！哎呀，见鬼！打火机落在公司了！请进，这只有半步远。或者，喝咖啡吗？我正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

她：但这可是冒险！毕竟打火机总是在您的口袋里！于是，我决定最好还是问一下“去哪里”、“怎么走”吧。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谈得起来。

他：这是您错了。借个火就好了！

她：但我不抽烟啊！

他：没关系的！那样我就会正确理解您的意思了！任何时候都不要破坏游戏规则！而现在晚了！我简直害怕您！

她：怕我什么呢？我是医生，传染病医生，甚至与霍乱打过交道！对不起，我在这儿和您说了那么多杂事！我不准备伤害您。我不需要您做任何事！只是想让您和我睡一次觉！啊，或许，两次！

他：又来了！对不起，我一点儿都不了解您！

她：而您想了解我什么呢？

他：什么也不想！

她：但是这样我们重又走进了死胡同！我还是稍微讲一下自己吧。不过，您听不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内容。我的生活极其单调。我生于一九五……

他：不要听！

她：那要听什么？

他：您应该从性的方面吸引我。

她：性？吸引您？但这没问题！我一点儿也不会比您偶遇的性伙伴差！我有那位外国女人的身高。我的大腿，与那位庸俗姑娘的一模一样！腰身比那位金发姑娘稍胖一点点儿！我的头发，请注意，几乎与您妻子的相同！我符合您的口味！好像，错过了什么……想不起来——究竟是什么……没法全记住！啊哈！胸部！顺便说一下，我没戴胸罩！看！哪里需要什么语言？您看一眼！（快速解开衣扣，打开上衣）只一次您会满意吧？

他：您疯了！系上上衣！（自己试图去系）

她：您给别的女人脱衣服，却强行给我穿衣服！别碰我！您凭什么当街碰我？别靠近我！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！

他：不要喊得整条街都听得见！我们到旁边来！（把她拉到草坪上）

她：您有了怕同胞们知道的秘密了？

他：我做什么，您才能不纠缠我？

她：好奇怪的一位先生！看到女人暴露的胸部而惊慌失措，害怕了，准备逃跑！怎么才能勾引到您呢？简直不现实！（猛地扑到他的身上，亲吻他的嘴唇）

[他甩开了她。她跌倒在地，躺在那里。他犹豫着，然后，没有靠近，从远处仔细察看。

他：（打着口哨）您就装吧，要装多久啊！当然，我对不起，但这是自卫！我走了！而您最好不要再出现了！我以后只能带保镖了！而保镖——他们可是不讲感情的小伙子。（离开，但随后又犹豫不决地返回来）哎，请原谅……我没想这样。让我们忘记这一切吧。我走了。再见！很高兴认识您。（很谨慎地向她俯下身来）喂！您都好吧？我平生还一次也没打过女人呢。这是实话！不过不能这样猛扑上来！这是一种失败的吸引男人的方

式！而且一般说来，如果他就是不想，那么实际上你坚持也是无用的。白白浪费时间。你越是想达到目的，他就越不想要你。这是我们的本性。（碰她一下）而且——世上多少男人啊，根本就说不上最后的选择。最好让男人见鬼去吧！那样的话，您就有机会，您哪怕伤及他的自尊……您回答呀！（摇晃她）我不能走，因为我搞不懂——您是否活着？

她：别动我！我撞到了头。脑震荡。

他：叫救护车？

她：可以。

他：OK！我跑去叫车。

她：就让我躺在这里？这种状态？

他：那怎么——我得抱着您？

她：哪怕搬到公司，让我躺到沙发上！

他：我甚至连您的尸体都不允许抬进我的公司！

她：我看错您了。

他：这一切都因为您一开始就没有听我的！

她：我以为您是一个有文化的人。

他：就是说，您推测，正是有文化的人，才总是准备与初次见面的女人为一百美金上床？天气很好！躺一会儿吧，冷静一下，我去叫救护车。

她：它五个小时之后才会来。

他：作为医生您更清楚。顺便说一下，您也可以对自己进行急救！

她：您见鬼去吧！

他：很乐意！祝您成功康复！我去叫救护车，在它来之前我的一个职员会来看护您。

她：根据您的理论，您没有自尊心！

他：您让我去见鬼是言不由衷的。您缺乏实践！而且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男人那里都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因为您的手法很糟糕！

她：（猛地跳起来）您见鬼去吧！他妈的见鬼去吧！他奶奶的见鬼去吧！见所有的鬼去吧！见魔鬼去吧！！！

他：已经好多了！

她：我根本就不需要男人！作为物种我实在是不需要！我只要和您上一次床，在生活中我根本再也不会靠近任何一个男人！

他：那您选择了我是为了告别性生活？我非常荣幸！不过我担心，我不适合这一目的。存在一种风险，就是您和我交往后，您会重新审视自己对整个男人的观点，特别是对性的观点。

她：您把自己想象成谁了？！我根本就不喜欢您！您就是一个庸俗的花花公子！

他：那我们浪费时间干吗？您不喜欢我！我不喜欢您！各走各的呗！

她：站住！我不喜欢您，但您却适合我！我不能再拖延了。

他：如果一切重新再来，我可受不了。那我哪里适合您呢？

她：您有很多优点。您的智力中等偏上。

他：谢谢。我发现了。

她：您的风度很好，有自尊，您尊重他人，对待女人很高尚，您待人和蔼，彬彬有礼，宽容，有耐心，有工作能力，您是真正的领导者，积极向上，却不野心勃勃……

他：您要求太高。您对一个打算与自己度过五分钟的男人却要求如此多的优点。而且没有任何妥协！您大概没结婚吧？

她：是，没结。

他：您如果根本就没结过婚，那我不奇怪了。

她：是的，我从未结过婚。

他：那这个世界上您简直就没人可嫁了！甚至一次上床您只同意与一个十全十美的人！

她：我不想结婚。以前想过，现在不想了。

他：或者，我还是走吧？我还有场谈判。我不喜欢迟到。您在我优点这张单子上再加上“守时”，然后放我走吧。啊？

她：或者，您改变主意了？请吧！我求求您啦！您再也不怕我了吧？我有压力！您以为，走近一个陌生男人求他和您上床是一件轻松的事吗？这很不容易！我可被您折磨苦了！（哭泣）您有手绢吗？

他：拿着！（替她擦脸）哎呀，好了……这不算什么大问题。您要是知道我的问题就好了！哎呀，好了，别哭了！

她：眼泪是我最后的武器！

他：放下武器吧！我们会想出来办法的！

她：请快点儿想出来！

他：快点儿？您愿不愿意，我介绍您认识一个人？不过要换一种表现。我会给您辅导。免费！我甚至知道把谁介绍给您。我可以向您保证。OK？

她：哦，天啊，我只需要您！

他：哦，天啊，又来了！不！……或许，您早就暗恋我了？

她：您说什么呢？

他：可惜！

她：有多少女人爱您啊！

他：没发现。

她：只不过，如果这是您的话，我也会爱他。我会那么温柔地爱他……明白吗？

他：似乎是……您脑袋不疼了？

她：不。怎么了？

他：您摔得很厉害。或许，还是叫救护车？

她：这应该是您，只能在今天午夜之前！

他：主要的是——要安静。

她：难道您就这么难？

他：情况不同……

她：难道我就那么不招人喜欢？

他：不是，您没有那么不招人喜欢……

她：（真诚地）谢谢！

他：您哭的时候，简直就很迷人！我甚至喜欢您了。我会想起您的。

她：但我不能总是哭啊！啊，不过，我试试看！知道吗，在我三十岁的时候，我哭了整整一个月！而且谁也拿我没办法！我自己也停不下来。我差一点没命了。（大哭）

他：冷静！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！那您为什么对我着迷呢？！我不是超人。不会给您带来任何超级享受。这我向您保证。

她：总之，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厌恶。

他：真有你的！知道吗，我好久没有这样被人鄙视过！说实话，您想让我怎么样？

她：所有的女人都想要的！

他：不要以所有的人为托词！我本人像您这样的还是第一次遇见！具体些，您想让我怎么样？给我直接诚实的答案，而且……

她：怎么？

他：我是一个温和之人，我觉得难以如此断然拒绝一个迷人女子的请求。生活中还从未有人如此感人地请求过我这件事。您想怎么样？

她：要一个孩子。

他：什么？

她：我想和您生一个孩子。

他：和我？生什么？哦，上帝啊！为什么？！

她：生个儿子！

他：谢谢！

她：要想生儿子，一定要在今天怀上他！这个我会计算。而如果不是今天，那么最近两年只能怀上女儿。而我只想要儿子！女儿和女人，您看见了，很难生存。

他：OK！您只是给我提供一个赚钱的机会！白痴！要知道我差一点儿陷进去！

她：当然，这只会是我的孩子！任何时候不会向您提出任何索赔！

他：谢谢！安慰我了。

她：您甚至永远都不会看到他！

他：听我说，您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，啊？您为什么认为，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畜牲？我会不在乎自己的儿子？

她：好，我准备做出让步。

他：还是准备了？我很幸运！

她：然后再讨论。

他：我比较喜欢提前讨论。究竟要讨论什么？

她：您参与对他的教育。您可以看望他。一年一次。

他：您自己决定，您必须和我上床。您自己决定，怀上我的孩子。您自己决定，这应该是个儿子。现在您又决定——一生要我看他几次。和您在一起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是个男人！

她：好。我允许您参与他的教育。

他：谢谢。

她：我想，您会对他有很好的影响。如果小男孩知道他有父亲，这甚至更好。男孩子就不会有恋母情结。

他：那我就会有情结了！对不起，您的坦诚改变了事态。我还可以……不过，和您有个孩子我是坚决反对的！谢谢，您警告了我！这是毫无疑问的！问题彻底结束了！别浪费时间了！您还午夜之前……（看手表）得了！我就要迟到了！确切些说，已经迟到了。

她：我跟您走！我不会放弃！您没有权利！

[他猛地转向她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她。她大叫起来。

他：我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吓唬您。我会开枪的！别靠近我！

她：（不动）不过，这太愚蠢了！您的行为太愚蠢了！儿子是多大的幸福啊！每一个正常的男人都想要儿子的！

他：我已经结婚了！而且，如果我想要儿子的话……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十个……我自己的妻子会给我生的！

她：见过您妻子！她永远不会给您生出十个！上帝保佑，哪怕生出一个！而如果又是女孩儿呢？

他：与您不同的是，我不反对生女孩儿！谢谢，谢谢，但是，如果您允许的话，由我和妻子来决定这件事，而无须与您商量。我暂时不需要儿子。

她：但不能只活在当下！您还不知道，您这一生中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！谁也无法预知这一点。而如果您和您妻子离婚了呢？

他：我不像您那么反对婚姻！我重新结婚！

她：如果突然不会再有孩子了呢？而女儿又判给母亲了？而且她长大后，变成了一个您陌生的人呢？而且她只需要您的钱财呢？当然，上帝保佑别这样！您会不会感到难过和孤独呢？

他：别担心，我会挺过去的。

她：而我会教育我儿子，让他永远爱您。

他：谢谢。

她：谁知道呢——当我们年老的时候，有一天您会跪到我的面前，亲吻我的双手，感谢我有儿子。（双手蒙面大哭）

[他收起手枪，走近，拉起她的手亲吻。

他：请原谅我！您非同寻常。您完全不是一个厚颜无耻之人。公司里的荷兰人已经等了我二十分钟，很重要的一个会面。况且，我没有准备好，还迟到了。本来我的机会就不大，现在根本就等于零。我很感动。我真心可怜您，而且开始喜欢您，但我确实爱莫能助。请放我走吧。我累了。

[停顿。

124

看见了吧，我也有自己的问题。问题尽管不像您那样全面，但仍然……请放我走吧！我累了。现在还急需说服荷兰人为我提供一批咖啡销售。我目前没有预付款。他们不会冒任何风险，而且他们还了解我的信誉，我的建议是完美而可靠的……但实际上要想成功却办不到！我又不可能错过这样有利可图的合同。我现在却没有钱。但是如果我错过了这个合同，其他的供应商就会对我的整个支付能力产生怀疑。怀疑我公司的可靠性。总之，很多事情取决于此。我应该与这些荷兰人展开全新的一轮谈判。

[停顿。

我要是能有您的本事就好了！在我看来，您甚至能使死人相信任何事。

她：死人可以……但是却说服不了您！

他：您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。

她：您已经开始投降了？

他：总之，有点儿——同意……但您却犯了一个错——失口说出了孩子的事……

她：您开始喜欢我了？

他：问题不在于此！对您——让步要比拒绝简单。您是天生的经理人！或许，

我可以招聘您到我这里工作？

她：您妻子不会嫉妒吧？

他：嫉妒您？永远不会！对不起！知道吗，我在冒险。我决定采取最危险的一步。就按您的愿望办吧！到我公司来！

她：乌拉！

他：我送您去卫生间……

她：是！

他：打理一下自己！

她：是！

他：我会一直在您左右……

她：是！

他：我会一直给您讲解有关咖啡的事情，关于预付款和销售之间的区别……

她：完全不必！

他：然后我派您去与荷兰人见面！

[停顿。]

她：您是认真的？

他：他们怎么会驳倒您呢！他们一定会垮掉！OK？

她：不！

他：别紧张！我会在您身边。我会保护您。

她：不行。

他：归根结底，我是因您迟到的！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只有一次！

她：我做不到！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种谈判！我只会让您更糟糕！

他：我准备冒一次险，因为我担心，不可能更糟糕了。

她：这一切我都不懂。

他：这简单！

她：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！

他：荷兰人一句俄语不懂！我可以提醒您。如果一次不行，可以组织第二次见面。我也不想，但还能怎么办？单独付费！半小时的工作——我付您两百美元。

她：不算已经给的一百美金？

他：不算！那是精神损失费！不过，如果您一次就能说服他们，我付四百美元。

她：您真的认为我能行？我生活中还从未做过这种事！

他：您的首次演出我已经见识过。这很出色！

她：但结果呢？……

他：您尽自己所能了！

她：好，同意。但我得有所指望……

他：四百美元？可以！我非常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！我求您了！您同意了？

她：特别求我？

他：特别！

她：那么——前进！

他：前进！

[第一幕幕落。

第二幕

[灯光暗淡。她的声音，他的声音，两位新出现的男人声音，用英语交谈。根据语调感觉得出是告别时刻。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，活跃、友善，夹杂着她的笑声。

[灯亮了。公司。简洁的办公环境。写字台，转椅。转角沙发，前面是茶几。茶几上——茶杯、酒杯、打开的一瓶白兰地。个别地方摆放着纸箱。墙角——放着保险柜。

[他和她哈哈大笑，彼此拍打着对方，推来搡去，闹着，他们的举止就像是策划了一场巨大成功后的同谋者。而且搞不懂他们谁更兴奋一些。她完全变了样。他的上衣很适合她，而且立刻使她变得很时尚。但更适合她的是喜悦。她抓住他的衣袖喊着。

她：乌拉！万岁！胜利了！！！！

他：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您太聪明了！我一直在欣赏您！您真能据理力争！可怜的荷兰人！他们一定是初次见到这种女人！灵活！机智！您可真有分寸，既细心，又会卖弄风情！我没遇到哪怕能比得上您一点点的其他女人！而且如此精通英语！

她：而您的英语却不怎么样！

他：您帮我提高一下。十美元一小时！

她：像您这样迟钝的人——二十美元！

他：我不还价！我为您疯狂！而且荷兰人也为您神魂颠倒！邀请您去荷兰！

她：也邀请您了！

他：正是！请了您！也请了我。

她：荷兰人——是一个有礼貌的民族。总是女士优先。

他：更何况，如果这是世上最迷人的女士！又是机智的心理学家！还是出色的演员！又是个会出主意的人！您真是想得太棒了！我们以热恋情侣的身份出现在荷兰人面前！人们很容易原谅热恋中的人迟到。我们根本顾不上批批的咖啡！我们根本顾不上钱！我们只想两个人独处！恋人会博得别人的信任。具有崇高情感能力的人，不可能是骗子。人们特别愿意关心恋人。世上真爱如此之少，所以周围人每次都会本能地珍惜它。

她：哦，您简直就是诗人！

他：当您建议我走这一步棋时，我承认，我并没有立刻看好它。怎么装扮成恋人？我已经忘记，我有过这样的时刻！但您提醒了我一个绝妙的手法。只要我每时每刻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您看。您叫我留意我自己的脸，不要让它有平常的表情。我领会的意思是，要么应该微笑，要么应该看起来庄重且意味深长。

她：哦，您笑得太美妙了！您简直是满面春风。

他：基于神经紧张！我担心，我们会被当众揭穿。

她：不过，当您目不转睛忧伤地看着我的时候，您在想什么？

他：我在心里连乘三位数。天天使用计算器，根本不会心算了！表扬我吧！我如此认真地看着您，似乎是生活中再也不会把您忘记了。

她：可以放松一下了。现在只有我们自己了。已经不需要继续那么紧张地盯着我看了。

他：您真是漂亮极了！我就是想看您。可以吗？

她：随您的便。

他：这些有钱人仍然是一些天真之人。您有没有注意到，他们被我们的爱情感动了，为此兴奋，甚至被迷住了。您就是一个伟大的导演！

她：有您这样一位出色的演员，做一个伟大的导演并不难。

他：您发现了吗，我入戏太深，直到现在还走不出来？注意，我是怎么看您的！

她：您这一刻心里在几乘几？

他：哦，这都是些大数字！而与您打交道和闲聊都非常令人愉快。

她：莫非我等到了恭维话？！

他：这不是恭维。这是事实。

她：加倍感谢。

他：谢谢您！您真是帮了我！总之是您救了我！别生我的气了！我表现得就像是一个庸俗的傻瓜。（把她拉过来亲吻）

[她刚开始呆住了，随后突然猛地挣脱。]

她：（离开他）对不起！这大概是我自己引起的。不过，现在这有些意外……对

不起……

他：（走近且自信地拥抱她）我无法抗拒。我的天，您的头发好闻极了！而且您当着荷兰人的面是如此温柔地、扬扬得意地看着我！于是，我就像一个白痴一样沉入幻想：您的温柔里哪怕有点滴的诚意。我于是想起了您恳求我的一切……现在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。

她：让我们忘掉吧！您不同意，我屈服了。错过了时机。

他：我不想忘掉！我是个傻瓜！您的胸部很美，您是对的……（解她的上衣）

她：您这是怎么了？

他：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

她：全都不对劲儿。

他：您让我昏了头。

她：我也头晕……但我认为是白兰地起了作用。总之，我们有些晕了。

他：（轻声地）我脱掉您的衣服？……这将是最美好的回忆。

她：知道吗，我没了心情。

他：无须在意这个！不是任性的时候！为了能怀上儿子，我们只有三个小时。您帮了我，我要帮您。以德报德。我会很努力的。

她：谢谢。不行。我们喝了酒——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后果。

他：酒精还没有走到血液里呢。我们每人总共才喝了二十五克！您根本想象不出——我在……之前喝了多少……而我的女儿——您自己看见了——很健康。如果我那时没喝酒，她也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了！如果事情只在于此……您不再讨厌我了吧？

她：我累了。多么不平凡的一天！您把所有的谈判完全都推给了我！您只递了一杯咖啡！然后瞪着眼睛瞅着我！

他：这就对了，您必须换一种体验！我们为什么老是这样吵来吵去的？让我们最终和好吧！

她：您不尊重我？

他：你不正常！我想要你！我不放你走！我的天，你的头发特别香！而且，顺便问一下——你叫什么名字？

她：玛丽娜·安德烈耶夫娜。

他：玛丽诺奇卡，玛丽莎……名字合适……玛丽娜……大海……海市蜃楼……我叫你玛丽娜。

她：那您叫什么名字？

他：阿列克谢。

她：父称呢？

他：尼古拉耶维奇。（拥抱她，企图亲吻）

她：阿列克谢·尼古拉耶维奇，您干什么？别这样。我求您了。我不爱您。

他：玛丽娜……我不会用任何人的爱情来替换你温柔的不爱！你的双眼让荷兰人失去了理智。难道你一直都是装出来的？

她：当然！

他：我早就不信任女人了。但现在仍莫名其妙地感到失望。我感到难过又忧伤。上帝知道为什么。不过，你仍然是地球上最迷人的女人！

她：您在重复。别碰我，阿列克谢·尼古拉耶维奇！

他：谁先开始纠缠的？！我已经乱了。我觉得，好像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？

她：别担心，我还会找到别人的。

他：你在胡说什么？！你找谁？已经深夜了！

她：世上除了您之外，还有年轻、健康和漂亮的男人吧？

他：我好像在嫉妒。不过，你激起了我多少被遗忘的感觉！请不要破坏这一切！我们会感觉很好的！OK？

她：我比您大。

他：我不像你要求那么高。而且这对一夜情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她：放开我！

他：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了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说错了什么？我哪里惹你生气了吧？

她：我只不过该回家了。我还有事。

他：你夜里在家里接诊？

她：有时——能想象得出吧！我们楼有十六个单元。大家都来找我，甚至牙痛也来！得了！我说了——放开我！我怎么，还要呼救吗？

他：您走吧！

她：但是……您抱着我呢……

他：我不是抱着您。我是拥着您。不过，您不善于分辩。（放开她）您自由了。快走吧！

[电话铃响。她抓起话筒。

她：喂！您打错了。这是墓地。这里没有这个人。（挂上电话）

他：您可真会开玩笑。祝贺！

她：确实应该叫您回家了。而且电话是您妻子打来的。

他：您为什么要接电话呢？

她：条件反射。别紧张，她大概马上还会打过来。

[电话铃响。

他：（拿起话筒）你好！我一个人。跟荷兰人多待了一会儿。一切正常。是，同意了。谢谢。是，我这就走。我已经到门口了。你也是。（放下话筒）

她：我太累了。

他：我送您回家。

她：谢谢。我走回去。

他：还是允许我送您回去吧。准备好了吗？走吧！

她：给一支烟吧！

他：不给。您不吸烟。

她：我这就开始吸。

他：不建议。会上瘾的。

她：对您来说有什么区别——上瘾不上瘾？反正您再也不会见到我！

他：我只不过还不习惯这一想法。请吧。（递给她一支烟）请。（打着打火机）

[她吸烟。他等着。

他：或许，还是来杯咖啡？

她：谢谢。不麻烦了。我耽误您了吧？

他：有点儿。

[停顿。

他：可以和您谈一谈吗？

她：您说。

他：我确实很喜欢您。我感觉很遗憾就这样和您分手，失去您。别忘了——邀请我们一起去荷兰的事！我怎么向荷兰人交代？他们正是对您感兴趣，玛丽娜·安德烈耶夫娜。我能想出什么主意？给他们讲我们关系破裂、您背叛、您死亡的故事？

她：您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。

他：我愿意请您和我一起工作。您做医生工资是多少？

她：不多。

他：刚开始，我给您三倍工资。这还不是上限。

她：可怜的俄罗斯人！如果大家都开始讨价还价，那么谁还会教学、治病、从事教育？

他：您也可以作为医生在我们这里实习！您会感觉很好，我也会感觉方便。

她：这里有多少人工作？

他：固定人员不足二十人，临时工有五十人。

她：在一个单独的公司里，一个医生为五十个人服务，而对整个俄罗斯的其余部分来说——一个医生为一万人服务。

他：我没有要承担起关心整个俄罗斯的野心。我活了这么大，没见过一个能承担起此事的人。至于说到我个人，我为慈善事业做了足够多的贡献。

她：对您来说足够多的，还是对慈善事业来说足够多的？

他：关于这个我们来得及谈，而现在想回到我的建议上来。

她：请吧。

他：我确实想和您一起工作。您是一位优雅、聪明、有学识的女人！您有个性。您是一位好同志，所有的事情刚一开口您就明白了。您能干，尽管有些天真。您有瞬间的领悟力。您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观点。您精力充沛、积极向上。您勇敢而果断。实际上，您就是一位真正的领导者。

她：那么多优点！从您的刻画中我都认不出我自己来了！您不担心竞争？

他：不担心。因为我和您是理想的互补。您是一个冒险家，我是一个谨慎的人。您预感主要的，而我关注细节。您有学识，有思想，而我有经验。您是一个情绪化的人，而我始终如一。总之，我越来越喜欢您。

她：好。我考虑一下。

他：考虑一下吧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我等您的回信。现在送您去哪儿？

她：您请我考虑一下。您坐着等一下。我现在考虑。

131

[停顿。]

他：煮咖啡？

她：您总是千篇一律。别沉默！说吧！我无所谓您说什么。作为背景。

他：我不可能明知别人不听我的我还说。

她：我会保持谈话的。我像您一样，完全可以说的一个，想的却是另一个。

他：还有一个优点！您为什么从未结过婚？我没伤害到您吧？您如果长相难看，我也就不问了。

她：我想为爱情而结婚。

他：您有过无望的爱情？女人常有的。她们不知怎么就深陷其中，然后荒费了时间。

她：我有过一场破灭的爱情。

[停顿。]

她：我讲给您听。要知道女人酷爱谈论爱情！

他：或许下一次再讲？

她：听我讲，求您了。

他：当然，当然……

她：我当时十三岁。父母给我和祖母在芬兰湾的拉赫塔租了一间别墅。就在那里我遇到了他。他十八岁。当时他在那里度过最后一个夏天，然后就去当兵了。天啊，他是那么漂亮！不只是漂亮——而是完美！黑头发，皮肤晒得黝黑，身穿一件和他蓝眼睛同样颜色的蓝衬衫！他的脸上总是一副温柔的礼貌和专注的神情。而且关注不为他人所知的某种东西。或许，关注的是那种他本身具有的东西。我无论此前还是此后都没有遇到过哪怕有一点点像他的男人。他是真正的男人。知道他在这个世上仿佛使我多年免遭世界上所有邪恶的侵袭。他没有不友好的行为。他似乎像教授一般彬彬有礼，令人尊敬，行为举止令人惊讶的得体。那种坦诚天真的笑，白色整齐的牙齿，令我对他一见钟情。我爱上了他，深沉、炽烈、狂热而又羞怯。只有一个博览群书、耽于幻想的小女孩才会这样去爱。这种情形持续了不到一周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对彼此说出什么特别的话，却突然与爱情不期而遇。我们来得及相爱，却来不及彼此熟悉。

[停顿。]

132

他：谢谢，谢谢您给我讲了这个问题。接着呢？

她：在他来之前，我在别墅区就有玩伴儿，他们是邻居家的男孩子和他们的女朋友，共有几对儿。我在某种程度上跟他们混在一起，但没和他们中的某个人谈情说爱，没有固定的对象。游泳、骑轻便摩托车、尽兴地打牌、打乒乓球……不过，我很少有时间和他们在一起。我拼命地读书，想事儿，常常为什么事儿而忧伤……我很珍惜我的孤独。这些小伙子还是不喜欢我身边有某个外人不时闪现。他们呵斥他，刺激他。他不但不怕他们，甚至好像根本就忽视他们的存在。这大概更激怒了他们。

[停顿。]

他：接下来呢？谢谢，谢谢，我听着呢……

她：一天早晨，我醒来，预感发生了不幸。我起床后，开始在房子周围走来走去，仿佛是寻找这个不幸。烈日灼人。甲虫嗡嗡飞着。大丽花盛开着。一切都散发着祥和与琐碎的气息。我渐渐平静下来，去街上的水龙头那里打水。在那里我听到了女邻居们的谈话。夜里，把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打伤致残，那个小伙子和妹妹、母亲住在海湾边的别墅里。我的不幸自己找上了我！我扔下水桶，向对面院子走去。嗨，太阳晒得多厉害啊，仿佛在古代犹地亚。在

院子中央，我的伙伴们摆好了瓶子，正在用双筒猎枪打它们。还有一杆双筒猎枪放在桌子上。我拿起了它，瞄准了一个外号叫“松树”的小伙子，他名字我记不住了。他家房子周围长着松树，因而得此外号。我认真地瞄了很久，害怕打不中。一片寂静！听得见牛棚里牛奶挤到奶桶里的声音。他妈妈当时正在挤牛奶。我开了枪。枪重重地反冲到我的肩膀上。“松树”被打倒了。我又瞄上“旋工-瓦西卡”。瞬间还感到奇怪——他为什么那么苍白？好像刚才还晒得像黑人一样！突然他的女朋友，我不记得她叫什么，像被杀一般尖叫起来，并冲过去用自己身体挡住了他。他甚至都没有推开她，甚至下蹲一些藏在她背后。她妨碍了我。我不想向她开枪。突然间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“松树”的母亲！而且哭喊起来：“杀人了！杀了我儿子！”我扔下了枪，转身离去。不记得——我是怎么出现在他家海湾边的别墅里。两位哭成泪人的女人——他的母亲和妹妹，正在收拾东西。哎哟，他们是那样仇视我！不记得——我是如何和何时回到家的。警察已经在等着我。不过我没有打死“松树”，只是伤了他肩膀的软组织。我本来应该去教养院！但如果那样，伙伴们就会大闹起来！我父母也会想办法的！“松树”的母亲想了想，撤回了申诉。我被送回了列宁格勒。我好像得了一场热病。当我再次走出家门时，发黄的枯叶已经烧光了。多么悲凉啊！

[停顿。

133

他：谢谢，谢谢……

她：现在您抱着我吧！

他：什么，什么？……

她：您特别像那个男孩子，我还爱了他很久，却再也没有见过。

他：谢谢，谢谢……我羡慕您。我从未有过那样的爱情。总之，我不是很相信爱情。

她：我选择了您，是因为想让我的儿子长得像他。

他：谢谢。但不会有这样的事。（看着手表）十点。

[电话铃响。响了很长时间，但是谁也没接。

她：谢谢您。

他：为什么？

她：我今天意识到——不能让整个一生听命于过去。（笑）白天我在劝说您时，一直胆战心惊，害怕我会失败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就会因羞辱而发疯。就好像没有比惨败更耻辱的胜利似的！

他：（笑）我们已经有了共同的回忆。有失败，也有胜利。

她：今天这一天我长大了。不理解早晨的那个自己，我怎么能指望与一个不爱的男人生下一个心爱的儿子呢？

他：您完全不喜欢我？

她：不，不喜欢。

他：伤心啊。

她：有什么办法呢？

他：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？此前您认为我有那么多的优点。

她：我迷失了。

他：难过！我已经有点儿习惯我在您心目中有一席之地了。

她：现在，当您需要我的时候，您是这样亲切地微笑，这样友好地看着我……可以相信，您是真的喜欢我。

他：我是真的喜欢您。您缺乏自信。您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魅力。

她：听起来质朴、坦率、真诚。

他：我说的就是我想的。

她：但已经不像当着荷兰人的面那么卖力气了。

他：不是每次都一样的。

她：那为什么在街上时您没有感觉到我的魅力呢？

他：那时我不了解您。

她：您不了解我会对您有好处吧？只有当您需要消费什么的时候，您才会感觉到魅力和真诚。

他：十一点了。妻子会在家里着急的。得尊重别人的感情。送您去哪儿？

她：我为您工作得很好吧？

他：是的，很好。谢谢。

她：那四百美金呢？您答应我的，如果……

他：（打断）对不起，忘了。拿着。（从口袋里掏出钱，拿起一个信封，把钱放进去，递给她）

她：（不接）您让我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。迫使我想起了钱。这不像一个绅士所为。

他：对不起。您是对的。

她：抽出一百美金。我把它还给您。

他：就当这是我个人给您的赠品吧。

她：我不接受外人任何东西。

他：好吧。（叹了口气，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币）

她：您总是随身携带一两千美元？

他：您想抢劫我？

她：您平时带在身上用于偶然消费的钱，够普通人生活一年。

他：这是我工作挣的钱。

她：您不是在工作，您是在做买卖。

他：您说得完全正确。要知道您也不是在工作，而只是做出一副治病的样子，区里诊所常是这样的。

她：我考虑好了。我不去为您工作了。

他：（突然抱住她，嘴唇轻轻碰到她的双唇）我不想让您生气。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为什么我们会是这种结局？如何来改变这一切？给我打电话！打电话！不要消失！拿着钱！这是您诚实劳动所得。（把信封放到桌子上）

她：我不要钱。收走信封，不然会丢的。

他：这里没人偷东西。我工资付得很好，所以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位置。（熄灯）我们可以走了。

她：但是您提议喝咖啡了！

他：下一次吧！

她：不会有下一次了！我们告别吧，我永远离开。

他：您住在附近？

她：相对较近。怎么了？

他：您在自己家里喝咖啡吧？

她：我家里不存咖啡。工资不允许。

他：（点亮台灯，从盒子里拿出一罐咖啡）“经典人”行吗？送给您作纪念。

她：我说了，我不接受初次见面的人的礼物！

[电话铃响。响了很长时间，谁也没接。

他：对不起，但是没有时间煮咖啡了。我急着走。妻子在等我。她担心我，不会去睡。这您很难理解。您是一个自由的人。（煞有介事地等着）

[长时间的停顿。

她：（轻声地）请吻别吧。

他：（吻她）不要消失！我会想您的。常来。

她：下班时？就站在那里等您向我吹口哨？然后猜测——我今天是否能取悦您？

他：（非常认真地、小心翼翼地）您想让我怎么样？我不明白。我猜不出，尽管我努力在猜。您要自己告诉我这个。鼓起勇气说吧。您可以很勇敢的。难道勇敢不比真诚更容易吗？

她：如果我自己能明白……

他：那我怎么能理解您呢，如果连您自己都搞不懂自己？

[停顿。

他：（认真、亲切地）这是您的幻觉。

她：（哆嗦了一下）幻觉？！是的！您是对的。

他：明天早晨您对这一切就会改变看法。一周后您就会忘记您现在的心情。我担心，您也会把我忘记的。

她：我觉得很可怕。我又重新回到十三岁。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处于灾难中心，而且没有生路。因为我向来知道，孤独并非无人之时，而是当你只需唯一的一个人时。我是如此小心翼翼。我是如此珍爱自己。我不容许让我的心再次破碎。我不应该接近您。我观察了您一个月。我向往、幻想、沉醉于您的出现，气愤、嫉妒、痛恨您，备受折磨……我活着！没有过一个寻常的日子！每一天都充满了您！为什么要骗自己骗您呢？我疯狂、炽烈、深沉地爱着您……我爱您！我对您的爱该怎么办呢？（跪到他面前）请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

136

[他也跪下来，搂住她，摇晃着，仿佛摇晃着一个小孩子。

他：我无助的十三岁的小女孩！我心爱的，亲爱的！你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就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？你是我意想不到的快乐。你散发着丁香花的味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。我想让你幸福。我把你带到一个地方，给你买公主穿的那种连衣裙和水晶鞋。你自己不知道，你多有魅力！我非常爱你。

她：（失声痛哭）阿廖申卡……

他：感谢命运把你赐给了我。我不值得你爱。我从未有过比你更好的东西了。我三十岁了，可还没有真正活过。我成就了自己，从一无所有，一个除严谨认真别无任何出色才能的外省小男孩。这个小男孩的父亲酗酒，痛打母亲，而母亲边哭边工作，只为把三个孩子养大。我来到莫斯科，学习、工作、挣钱，然后几乎把所有挣来的钱都寄给母亲养活妹妹们。结婚有点儿突然，兴致来了就结了，现在我感觉——没有爱情。是的，我挣得很多，但我既没时间也没愿望去花钱。我生活中还没有过一次休假。我不相信我和你之间发生的事。不相信。

她：阿廖申卡……

他：你哭了……多么香甜的泪水……多么甜美……我的乖女孩，我和你去荷兰。顺便问一下，你的出国护照都正常吧？

她：（笑）我没有，也从来没有过出国护照。我去过里加、索契，还去过普希金山。我知道莫斯科和列宁格勒。我妈妈经常生病，不能扔下她一个人。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。没有你，我要世界有什么用？

他：我领你看整个世界。我们两个人一起要去很多地方。然后你生个女儿。或许，你还是同意生女孩儿吧，既然生男孩儿来不及了？

她：就生个女孩儿吧！有时候女孩子生活也不是那么糟糕。

他：谢谢！我会始终帮助你！然后，当女儿长大了，你让我俩相认。我想让你生下我们的女儿，给她起名叫玛丽娜。如果你有我们的女儿，你和我分手就不会那么伤心吧？

她：是……

他：你不会过于伤心吧？我担心你。你那么温柔。你不会过于伤心吧？

她：不会。

他：你，当然，会像我一样伤心。但你不会伤心太久吧？

她：不会。

他：我爱你。

她：是的。

他：你爱我吗？

她：是的。你该回家了。有人等你，担心你。

他：妻子睡了。她躺得早。陪女儿很累。我们的女儿确实很任性，而妻子，真的神经质。很难让她满意。我做的一切她都不喜欢。我说的一切都让她生气。她经常胡闹，因为我在班上耽搁了。她有歇斯底里症，因为她认为我很少关注她。如果我妻子是一个像您这样的女人，我就幸福了。你身上没有任何琐碎的、庸常的东西。你整个人就令人心情舒畅。你是个有心之人。

她：谢谢。

他：不，她是个优秀的女主人，好妻子，好母亲。我对什么都满意。家里干净。女儿也忙。当然，妻子很难坐在家里。她也会疲倦。我本来可以在周末带着全家人去哪里娱乐一下……一周的时间，我想女儿，女儿也想我。可我妻子偏要在周末逛商场。搜寻某件女上衣或者第一百件泳衣。我们要逛遍半个莫斯科城，无节制地花钱……结果是妻子生气，女儿抱怨。而我反正分不清一件衣服和另一件之间的区别，因为无论穿什么，妻子还是同一个人。我担心，我真的该回家了。我和你荷兰？

她：是的。

他：我不相信。那里有海吧？我从未去过荷兰。

她：有海。

他：叫什么？

她：荷兰海。那里一切都是荷兰的。荷兰的郁金香，荷兰奶酪……非荷兰人在那

里没什么可做的！

他：我们也要表现得像荷兰人。我们开始整天吃奶酪。我会送你郁金香，会像最珍贵的珠宝一样爱惜你。你和我在一起感觉很好吧？

她：是的。

他：你为什么这么安静了呢？也不再责怪我了？

[停顿。

他：一切都会好的。你相信我吗？

她：我相信你，阿廖申卡。

他：我们该走了。

她：是的。

[他们从地板上起身。他绕着办公室走了一圈，像所有认真的人在离开前那样，整理着东西，检查着什么。

他：拿着钱！

她：（摇头）不。

他：（把钱扔到桌子抽屉里，锁上）给我打电话！知道什么时候吗？一周后，甚至是十天之后。现在很多事。那时候邀请就该到了。我自己给你办护照。我和外交部那些女孩的关系很好。

她：谢谢。

他：（亲切地，稍带讽刺地）不客气！

她：我们该走了。

他：我好像不再喜欢你了，总是泪眼汪汪的。你要爱惜自己，别一头扎进工作里。

她：我现在是休假。

他：休假？！羡慕啊！读书，休息，去哪里走走，别忘了我。打电话！OK？

她：OK。

他：嗯……（环视了一周）好像没什么了……咖啡拿着！

她：谢谢。

他：好咖啡！我只喝这种。

她：我现在也将只喝这一种。

他：怎么样，我们再见？

她：再见！

他：告别的时候说你爱我。你说这个听起来很真。

她：（像读诗一般）我爱你……我爱你……我爱你……我爱你……我爱你……
我爱你……

他：你怎么了？感觉不好？

她：我爱你……我爱你……我爱你……

他：再说点儿别的！说点儿其他的！

她：我再也不知道别的了……只知道——我爱你……我爱你……

他：再说点儿别的！

她：说什么？说什么？

他：不知道。

她：我再也没什么可说的。

他：这就对了。（看表）好吧，真见鬼！你在这儿坐一会儿。我放上音乐。派翠西亚·凯丝。（放上派翠西亚·凯丝的磁带，歌曲“留下来陪我”）马上回来。半个小时后。坐着！（吻了她，跑出去）

她：（关掉歌曲，开始录音）我爱您。我永远也看不见您了。我不会和您生儿子，生女儿。我不跟您去荷兰，因为没有荷兰这个国家。您也不会每天送我郁金香，因为世上没有郁金香。我也不会和您一起工作。您也不会带我看世界。哪怕是一小部分世界，最小的一部分世界。您再也不会对我说：“玛丽娜，我爱你！”也不会给我买连衣裙和水晶鞋。您也不会给我办理出国护照。我也不会让您和我们成年的女儿相识。我也永远不会有女儿。我什么，什么，什么也不再有了！我不知道，您会对别的女人说什么。如果您对她们说的和对我说的一样，我仍然会感谢您！爱一个人并因此而痛苦的人，不总是正确的；不爱的人也并非总是错的。我爱您，我怕直到我生命结束都没有时间停下来爱您。我很害怕。突然我们永远不死呢？在那里，在遥远的未知彼岸，我将如此无望地爱着您。您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错不在您。爱情是无法祈求的！一周后，您便会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一切。而我一周后还会如此爱您。因此，趁我还有勇气，我要永远离开您。（重新打开磁带，派翠西亚·凯丝开始接着唱）

[她脱下他的上衣，整齐地挂到椅背上，离开。派翠西亚·凯丝仍在唱着。

[他捧着一束玫瑰返回。

他：你睡着了？看我多快啊！我选玫瑰时，似乎觉得，所有的玫瑰对你都不够好。（打开大灯）玛丽娜！（大声地）玛丽娜！（环视房间，明白她已经走了，放下玫瑰，陷入沉思，随后快速地查看桌子的抽屉，打开保险柜，往里看，关上录音机，漫不经心地把磁带扔到桌子上，耸肩）不正常的女人！

(看见自己的上衣,拿到手里,贴近脸)不正常的女人……

[电话铃响。

他:(马上抓起话筒,大喊)是你吗?!……(疲惫地)正等电话呢,所以马上拿起话筒。你怎么不睡?没有,我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你认为,能发生什么事?正常的工作状态。没办法拖延了。不,你不知道,我为什么拖延了。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。是,我一个人在这儿。列娜,我累了。列娜,我没有心情辩解。出现了一些问题,所以我耽搁了。是,我记得我有家。明天我带我的家人去看恐龙。什么皮大衣,列娜?现在是夏天!你为什么六月急需卡拉库利羊羔皮草?!好好,买。孩子也得一如既往地和我们一起去逛商场。列娜,你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!什么样的女人能深夜在我公司!顺便说一句,我给你买了一盒派翠西亚·凯丝的磁带。我带回来。你可以整天听!是,我也吻你。我的声音正常。我这就回家。我什么也没有发生过!

[幕落。

剧 终

(文字编辑 叶立钊)